

六朝上清派溯源： 東晉上清派起源試論之一

■ 蕭登福 台中技術學院共同學科教授

編者按：關於上清經，世人多認為是由楊羲、許謚等人假託魏華存降授而撰造的。近期，台灣蕭登福先生給本刊寄來了〈東晉上清派起源試論〉一文，該文通過研究發現：其實，魏華存的道經曾傳予其長子劉璞，楊羲則曾從劉璞等人處取得道經；魏華存的少子劉瑕，更將魏華存的經書遺物攜至會稽，這些遺物，至〔梁〕陶弘景時還存在。蕭文還指出：據《雲笈七籤》卷一百四至卷一百六載，周季通集《玄洲上卿蘇君傳》、茅盈弟子李道宇撰《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》、裴玄仁弟子鄧雲子撰《清靈真人裴君傳》、魏華存撰《清虛真人王君內傳》等，有的已出現上清經經名，而華僑《紫陽真人內傳》所言上清經目，也和楊羲所傳者相合；上述著作，有些可確定在楊羲前已存在，因而上清經應非楊羲、許謚所撰。〈東晉上清派起源試論〉全文近三萬字，對東晉上清派的源流傳承、經典造作等情況進行了深入討論，我們擬分三次刊完；今期刊出的，是該文第一部份〈六朝上清派溯源〉。

六朝上清派以存思為修行之要，而存思修煉的主要法門，首推以混合眾神成道體的守「帝一」法門為最；其次為存思腦部九宮的守「雄一」、「雌一」；其次為存思泥丸、絳宮、命宮三丹田的「守一」（或稱守三一）。上清經原始經典約有三十一卷，而以《大洞真經》、《五老雌一寶經》、《素靈大有妙經》為最主要的經典。北宋

朱自英《上清大洞真經序》說：

夫道有三奇，第一之奇，
《大洞真經三十九章》。第二之
奇，《五老雌一寶經》。第三之
奇，《素靈大有妙經》。¹

上述三部上清經主要經典中，
《大洞真經》所修煉者為守「帝一」
的徊風混一之道，《五老雌一寶經》

主修腦部九宮（雄一、雌一），《素靈大有妙經》則守腦部九宮及守三丹田（三一）兼有之。整個上清經派的修鍊法門，可以這三部經來做為代表。上清派以茅山為主，對後世影響甚深，今日雲南一帶的洞經文化，仍延續著上清經誦經科儀。

關於上清派的起源，近代學者大都據《真誥·敘錄》所說，以為：上清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，魏華存降真授予楊羲。據此，世人都以為上清經倡始於東晉的楊羲、許謐的降真活動，並進而認為上清經是楊羲、許謐等人利用降真活動而撰造的。其實這種論斷，與事實並不相符。上清經典，早在楊、許降真之前，甚至在魏華存前，原已存在；楊、許只不過是假借降真，來吸引世人注目，並掀起信仰的高潮。

三十一卷上清經經典的傳承，據《雲笈七籤》卷四〈上清源統經目註序〉所說，係由九玄道君授西城真人王君，西城王君於漢宣帝時降授茅盈，並於漢平帝元始二年（西元二年）「以上清經三十一卷於陽洛之山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褒」；王褒再「以晉成帝之時，於汲郡修武縣授紫虛元君南嶽夫人魏華存。魏華存以咸和九年歲在甲午（西元三三四年）乘飄輪而昇天。去世之日以經付其子道脫，又傳楊先生諱羲」。據上所述，上清經的傳承應為：九玄道君授西城王真人，西城真人傳王褒，王褒傳魏華存；魏華存死後，其子將經書傳於楊羲，楊羲又傳許謐、許翽等。文中另外談到涓子傳玄洲上卿蘇林，蘇林傳紫陽真人周義山以及

李君等人，都曾獲得上清經，並傳授上清經。《雲笈七籤》的說法來自〔梁〕陶弘景《真誥》。

據《真誥》所載，上述那些得到上清經的眾仙真，其中紫陽真人周義山、清靈真人裴玄仁，曾將部份上清經書降授華僑（或作華嶠），道藏本《紫陽真人內傳》卷末附〈裴周二真敘〉云：

（江乘令華僑）奉道數年，忽夢見二人，年可五十，容儀衣服非常；後遂二人見，或一月三十日，時時往來僑家靖室中，唯僑得見；一人姓周，一人姓裴；裴雅重，才理非僑所申；周似不如。此二人先後教授僑經書，書皆與五千文相參，多說道家誠行養性事，亦有讖緯；所受二人經書，皆隱秘不宣。周自作傳，裴作未成；裴所作樂序及周傳如別。²



魏華存神像

裴周等真人降經於華僑，並藉由華僑「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（許謐）」。但後來因華僑「漏妄被黜」（《真誥·翼真檢》），眾真始改而降授楊羲，並由楊羲而轉示許謐、許翮（玉斧）。上清經即自楊羲、許謐、許翮三人後，逐漸流傳開來。《真誥·甄命授》有許謐酬答降真說「昔因華氏，累白書敬」，並說「昔憑賴華氏，每輒獎勸，願其有成，得見陶冶，而耽味華競，蹈道不篤」。許謐之後，接著有小茅君責華僑之文，云：

茅小君去五月中，失日，有言云：「華僑漏泄天文，妄說虛無，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。」³

上引可以看出降真之事，是先由許謐找上華僑而開始的，後來由於華僑妄說，許謐再改而與楊羲合作。

又，上清經的源承，除《雲笈七籤·上清源統經目註序》所言傳承外，還有《雲笈七籤·上清經述》的說法，較簡略，但也是說明由西城真人傳王褒，王褒傳魏華存，「上清經從此而行世也」。關於這段眾真降臨傳授上清經之事，不管經由華僑或由楊羲做人神間的媒介，都牽涉到將經書再傳與許長史（許謐），因而許謐其人，實是上清經派得以形成的重要人物。李養正〈楊羲與上清大洞真經〉一文說：

據《真誥》卷十九〈真誥敘錄〉云：「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，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，太歲甲子；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，授弟子瑯琊王

司徒公府舍人楊某，使作隸字寫出……」可見楊羲實是《上清真經》的撰作者。又據《真誥》卷二十〈真胄世譜〉說，在楊羲與許長史（謐）共謀造經之前，許謐的合作者名華僑。「華僑者，晉陵冠族，世事俗禱，初，頗通神鬼……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。而僑性輕躁，多漏說冥旨被責，乃以楊君代之。」這也證明楊羲是代「神」立言的造經者。⁴

李養正先生說上清經由楊羲所造，實有可商榷處；但其隱約說明了上清經的造經運動，是以楊羲與許謐為主，則屬的論。實者，上清經的興起，與東晉興寧年間的降真活動有關，而興寧年間的降真活動，則應以長史許謐（305～376）為總策劃人，楊羲（330～386？）只是許謐所找來溝通人神及書寫神語的人；會找上楊羲，當然和楊羲擁有道書、飽讀道書並寫得一手好字有關。許謐生於晉惠帝永興二年（305年），楊羲生於晉成帝咸和五年（330年），許謐大於楊羲二十五歲。《真誥·真胄世譜·楊羲傳》說楊羲：「為人潔白，美姿容，善言笑，工書畫，少好學，讀書該涉經史，性淵懿沉厚，幼有通靈之鑑，與先生長史年並懸殊，而早結神明之交。長史薦之相王，用為公府舍人。」可見楊羲是許謐的晚輩，楊羲能擔任相王公府舍人的官職，是許長史所提拔的。因而整個降真活動，應以許謐為中心，為總策劃人。

許謐的年齡、家世、名望，都在

華僑、楊羲之上。在楊羲之前，許謐曾找過華僑降真，眾真借由華僑「通傳旨意於長史」⁵，後來才改換成楊羲。但何以許謐不親自降真，卻須透過華僑及楊羲來代傳？其主要的原因，可能和許謐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底下因素有關。《真誥》卷十〈協昌期第二〉頁第十二至十四，載錄中候夫人告許長史使治風病及惡夢法，頁十三有陶弘景細字注云：

此亦以告長史也。長史極多惡夢，恒有家注，又患飲癖，及兩手不理，故每授諸法，並針灸在後。⁶

飲癖，或簡稱「飲」，或稱「痰飲」，是咳嗽多痰的病症，〔唐〕孫思邈《備急千金要方·痰飲第六》云：「論曰：夫飲有四，何謂？師曰：有痰飲，有懸飲，有溢飲，有支飲……」文中對四種不同的痰飲症及其治法，有詳細說明。而兩手不理，則是指雙手無法靈活運轉的風痺癱，所謂「風痺之重者，舉體不授；輕者，半身成失手足也。」（《真誥》卷十）。又據《真誥》卷十頁十五至十七所載，許謐疑自己常會有惡夢及身體上的問題，是和妻子墓葬塚訟鬼注的問題有關，所以眾真曾教以除鬼注之法。不僅許謐身體不好，許謐好道的兒子許翺（玉斧，341～370）身體也有痰飲及腹瀉的現象，《真誥·甄命授》載易遷夫人降告許長史：「斧有霍亂疾，勿使冷食；此兒常不大宜住此，今自無他耳。」《真誥·握真輔》云：

給事云……比更告茶一

簿。

陶弘景注云：「茶一簿，未正可解，當為寄與掾（許翺）也。茶則是茗，掾患淡（痰）飲所須，兼亦以少寐也。」《真誥·握真輔》又載許翺寫給其父許謐的信云：

（泰和三年）三月八日拜疏，玉斧言：鄭恨還，奉敕尊猶患飲痛不除……鹽茗即至，願賜檳榔，斧常須食。謹啓。

陶弘景注云：「恆須茗及檳榔，亦是多痰飲意。」許氏家族身體狀況似乎都不太好，在《真誥》中借由降真要求賜藥者甚多。

由於許謐「兩手不理」且患多痰症的原故，而許翺也患痰飲、霍亂，身體狀況不佳；因而許謐策劃降真的動機，可能是許謐父子多病，並懷疑和塚訟鬼注有關，以及遇到了修仙方面的許多問題，故想借由降神來詢問治病、解災之方及修仙之法門。再者，向神問事，自己不能扮演靈媒，所以降真事雖以許長史為中心，卻須假由華僑、楊羲等來代為轉達。在興寧二年（西元三六四年）降真時，當時許謐年五十九歲，楊羲三十四歲，而另一重要人物許謐的第三子許翺二十三歲。以社會名望、財力、年齡及許氏家族涉入的情形看，興寧年間的降真，無疑的是以許謐為總策劃人。許謐的策劃降真，如上所說，其動機也許很單純，僅是治病、解災及詢問修仙之道，並沒有刻意要成立道門宗派。但沒想到卻因此而形成了在道教上影響後世頗大的上清派。至於降真的所在地，據《真誥·真胄世譜·

楊羲傳》所說：「真降之所，無正定處，或在京都，或在家舍，或在山館。山館，猶是雷平山，許長史廨，楊恒數來就掾，非自山居也。」所說的降真地方，應都是許長史所住或所在的地方，山館則是許長史三子許掾所住的雷平山靜室。

東晉興寧年間的降真，大抵圍繞著許謐、楊羲、許翮三人來進行。降真起始於興寧二年（西元三六四年），約至太和二年（西元三六七年）止；這可能和二許的多病及許掾死於太和五年有關，所以自太和二年後，便不見有降真的記錄。《真誥·翼真檢》說：「又按掾自記云：『泰和三年，行某道二錄。』是二年受，自三年後無復有疏。……按今所詮綜年月，唯乙丑（365年）歲事最多，其丙寅（366年）、丁卯（367）各數條而已。」可以看出降真的活動，大概起於興寧二年而訖於太和二年。

在興寧年至太和年間的降真中，楊羲是溝通人神降真的主要人物，許謐是主持人。許謐雖有三子，但只有第三子許翮清淨藻潔，可以通接仙真。除此三人外，其他的人似乎都無法直接在靜室中和仙真接洽，必須透過許謐向楊羲所降的仙真請問，然後再轉告。

東晉哀帝興寧年間的降真，雖以許謐、楊羲為主，但間接參與的人則不在少數。《真誥》中記載當時不少政壇名流，透過許謐，借由楊羲的降真，來詢問和自己本身相關的問題。他們向仙真所請問的問題，範圍廣泛，或問修真，或問治病，或問噩夢，或問塚訟、

鬼注，或問子嗣，或問將來事等等。歸納之，則以修真治病與塚訟鬼注居多。時人託許謐來問事者，如郗回、陸納、孔默、劉遵、庾穌、簡文帝等等，這些人都是因為和許長史相識，關係深厚，託許長史向楊羲所降眾真問事。來問事者中，郗回、劉遵二人頗好道；而官階最大者，則為當時為相之簡文帝。

所謂降真，是請神靈降臨附於生人身上，再由旁人來請問吉凶禍福。降真和關亡的差別，在於所招致者，一為神祇，一為親人亡靈。借由降真而寫下的神書，後世稱之為鸞書。道教鸞書的造作，可以追溯到西漢武帝時。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載：

天子病鼎湖甚，巫醫無所不致，不愈。游水發根乃言：上郡有巫，病而鬼下之。上召置，祠之甘泉，及病，使人問神君。神君言曰：「天子無憂病，病少愈，彊與我會甘泉。」於是病愈，遂起，幸甘泉。病良已，大赦，置壽宮神君。壽宮神君，最貴者太一，其佐曰大禁，司命之屬皆從之。非可得見，聞其言，言與人音等。時去時來，來則風肅然。居室帷中，時晝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祓，然后入，因巫為主人，關飲食，所以（欲）言行下。又置壽宮北宮，張羽旗，設供具，以禮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書其言，命曰晝法。

文中說「天子祓，然后入，因巫為主人，關飲食，所以（欲）言行

下……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書其言，命曰畫法」，說明了武帝是借由巫者來和神君交談，並派人將神君所講的話記錄下來，稱之為「畫法」。這段記載和晉世降真相似，東晉楊羲、許謐即借由降真，將仙真所說載錄下來，這些記錄都收集在陶弘景的《真誥》中。

至於楊羲降真時，是神祇直接附靈於楊羲身呢？或是由楊羲和眾仙真對話後再轉告許長史的呢？此事難以究知，但據《真誥》所記，楊羲降真時，所降的仙真常不止一人，有時一人，有時數人，有時數十人，如《真誥》卷一不記時日所載者，有「右二十三真人坐西、起南、向東行」、「右十五女真東向坐、北起、南行」，則當夜降臨之真人至少三十八人以上。再如《真誥》卷二載「六月二十日夜，降八真人」。上述的仙真，如再加上隨從，則降真的人數之多，可以想見。人數既多，自無法直接附靈於楊羲身。似此，應是楊羲與眾仙真對話後再轉達給在場的許謐，並不是眾仙真直接降靈在楊羲身上和許謐問答。又，降真的時間，據《真誥》所記，似乎大都在夜晚。因而文中常有某月某日「夜」或「夕」的記載，如《真誥》卷三「八月二十二日夜，靈照夫人授作此詩」。其中或有寫日不寫「夜」者，疑是省略，抑或者如《史記·武帝本紀》所載，日間也可以用來降真？

至於楊、許降真時，是誰將眾仙真所言抄寫下來呢？則據《真誥·翼真檢》所言，應是由楊羲本人所抄，

然後再傳予許長史、許翮（許掾），再由二許重抄。許長史雖有雙手不理症，其後經按摩針灸等治療，而略有起色，所以也能抄寫，但《真誥·翼真檢》說「長史正書既不工，所繕寫蓋少」，可能和他的風痺症無法痊癒有關。又，《真誥·翼真檢》說：「長史、掾，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。掾於宅治寫修用，以泰和五年隱化。」因而抄寫（或重抄）降真語錄、經書的地方，應以小茅山後雷平山，許長史和許翮在山中的別墅及「靜」，以此為中心來進行的。

由於許長史是總策劃人，所以降真所言大都和許長史和其家人有關，所謂「今所授之事，多是為許立辭」。《真誥·翼真檢》云：

按眾真未降楊之前，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。華既漏妄被黜，故復使楊令授。而華時文跡都不出世。又按二許雖玄挺高秀，而質撓世跡，故未得接真。今所授之事，多是為許立辭。悉楊授旨，疏以示許爾。唯安妃數條，是楊自所記錄。今人見題目云：「某日某月某君 許長史及掾某。」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，殊不然也。今有二許書者，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。

陶弘景以為降授之文，全由楊羲所書，以示許長史。但如據《真誥·運象篇》言：「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。右五條有掾書。」實似亦有由楊羲假神口授，而由長史或許掾手

寫者；只是這是眾真假楊羲來口授，而不是二許親承音旨。楊羲、許謐、許翮他們三人抄寫的降真記錄，被稱為三君手書。

降真所問的事情甚多，有問修真者，有問治病者，有問噩夢者，有問塚訟、鬼注者，有問子嗣及將來事者。降真的目的，似乎並不是要刻意成立上清派。但因降真中，有很多地方是談到修真之法，以及修真時所依據的重要經典等等。《真誥》二十卷，除卷七、卷八、卷十五、卷十六外，所見大都是養生、修仙之說及載錄道教經書之言，記載名山洞府所在、神仙得道事蹟等等。其修鍊法門以存思人身三丹田、腦部九宮為主；其經典以《大洞真經》所代表之三十一卷上清經籍為主。

《真誥》中記載了眾多的道教修鍊法門，或導引吐納，或符籙禱祝，或藥餌服食，或守三丹田及腦部九宮之真一，或存思天上五星、北斗步罡飛昇，或吸食天地精、飛奔日月等等。例如《真誥·運象篇》載興寧三年六月廿九日夜、三十日夜，九華安真妃降臨授書，傳授楊羲諸種道書、道法，包括：餐霞之法、童面之經、還白之法、益精之道、延明之經，以及《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》、《上清還晨童日暉中玄經》等道書。《真誥》卷二也載錄仙真傳授許長史道經修鍊法，許長史依之修鍊。《真誥·握真輔》載錄了許長史修鍊《黃庭經》遍數的劃記，以及許掾（玉斧）在東晉廢帝太和元年（西元三六六年）至三年間依經修鍊的記錄。今將許氏父子依眾真所授而修

鍊的情形，引錄於下：

《真誥·運象篇》許長史答右英夫人論修鍊雌一書：

南真哀矜，去春使經師授以《方諸洞房步綱之道》，《八素九真》以漸修行，不敢怠懈。

《真誥·握真輔》：

右此是長史自讀《黃庭》遍數也。朱墨雜畫者，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。云「長谷出日」等，亦是經中語，當是讀至此句，忽有事應起，故疏誌處也。

《真誥·握真輔》：

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。（陶注：此靈飛六甲法，別有經）。

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，正月行迴元道。（陶注：此是謝過法，別有經。）

泰和二年二月中，行空常。（陶注：此飛步別法）。

泰和二年四月，服青牙。（陶注：此青牙始生法，世未見經）

泰和二年七月，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。

存日月在泥丸法，泰和二年六月行。（陶注：前云七月，而此云六月，字當有舛誤者，此即服日月芒法）。

泰和三年五月，行奔二景道。（陶注：此則儀璘之法，雖已有抄事，未見大經）。

許掾在太和年間所修鍊的法門，大都可以在現存《道藏》的上清道經中找到詳細的記載。楊、許降真時所記載的這些經書及修道法門，甚為當時道徒所喜愛，再加上梁時陶弘景的整理及傳揚，於是自然的形成了一個道派。

今據《真誥》所記，楊、許降真時，眾真所提及的經典，有《真誥》卷五所載《八素真經太上隱書》、《九真中經老君祕言》、《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》、《大洞真經》等等大批上清道書，以及零散所提及的《寶神經》、《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》、《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》、《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玄經》、《太上章》、《太上文》等等。這許多經書，應是當時存在的道書，並非是楊、許所撰造。這點可以由《真誥》卷六所載眾真告誡之語，而所謂的眾真語，據南宋朱熹及近人胡適指出，大都是抄襲自《四十二章經》，本書中另有專章詳論；楊羲襲取佛說，假託為眾真告誡之說。以這種情形來看，楊羲在降真中所講的那些經書，甚至許多嘉言名句，也應是在當時是存在的，楊羲只是假借為眾真之語，來談經論仙。並非楊羲在短短的數年間，及短短的夜間降真活動中，可以杜撰出那麼多經典及修鍊法門。今再舉例而言，《真誥·運象篇》云：

守真一，篤者，一年使頭不白，禿髮更生。夫內接兒

孫，以家業自羈；外綜王事，朋友之交，耳目廣用，聲氣雜役；此亦道不專也，行事亦無益矣。夫真才例多隱逸，栖身林嶺之中，遠人間而抱淡，則必嬰顏而玄鬢也。玉醴金漿，交梨火棗，此則騰飛之藥，不比於金丹也。仁侯體未真正，穢念盈懷，恐此物輩不肯來也。苟真誠未一，道亦無私也。亦不當試問。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。心中猶有荆棘相雜，是以二樹不見不審。可剪荆棘出此樹，單生其實，幾好也。雖云問也，其欲希之近也。當為君問主領者，三年更相問，以即日始。

丑年八月七日夜，雲林右英王夫人人口授答許長史。

文中右英王夫人人口授許長史，其中有關「玉醴金漿，交梨火棗，此則騰飛之藥」之語，其實是出自許遠遊（許長史之兄）與王羲之書，而《九皇上經》亦談及「交梨火棗」修鍊法門。可見是楊羲將其所見到的修鍊法門，假託為王夫人之說，用以訓示許長史。《雲笈七籤》卷五十六〈元氣論〉云：

《九皇上經》曰：「始青之下，月與日兩半同升，合成一，出彼玉池，入金室，大如彈丸，黃如橘，中有佳味，甜如蜜子，能得之，慎勿失。」注云：「交梨火棗，生在人體

中，其大如彈丸，其黃如橘，其味甚甜，其甜如蜜，不遠不近，在於心室。心室者，神之舍，氣之宅，精之主，魂之魄。玉池者，口中舌上所出之液，液與神氣一合，謂兩半合一也。」

《太清誥》云：「許遠遊與王羲之書曰：『夫交梨火棗者，是飛騰之藥也。君侯能剪除荆棘，去人我，泯是非，則二樹生君心中矣。亦能葉茂枝繁，開花結實。君若得食一枝，可以運景萬里，此則陰丹矣。但能養精神，調元氣，吞津液，液精內固，乃生榮華。喻樹根壯葉茂，開花結實，胞孕佳味，異殊常品。心中種種乃形神也。陰陽乃日月雨澤，善風和露，潤沃溉灌也。氣運息調，榮枝葉也。性清心悅，開花也。固精留胎，結實也。津液流暢，佳味甜也。古仙誓重，傳付於口，今以翰墨宣授，宜付奇人矣。』」

道林云：「此道亦謂玉醴金漿法。玉醴金漿，乃是服鍊口中津液也。」

「玉醴金漿」和「交梨火棗」是道書中所談到的修仙法門。《九皇上經》及《太清誥》所載許邁與王羲之書信中，都談到了「交梨火棗」之事。楊羲降真中則假託右英王夫人之語，來口授與許長史。這些道書及修鍊

法門，在楊羲前應已存在，可見楊羲是飽讀道書，常借其他典籍之名言嘉語或修鍊法門，假託為眾真來降言。

所以據此而言，上清經三十一卷雖由楊、許等人假借降真來闡揚，但實際上絕大部份的經典，在華僑、楊羲之前已存在，並不是由二人所撰造出來的（說詳下）。

又，東晉興寧至太和年間的降真，雖然是由許謚來策劃而進行，但因楊羲是溝人神及書寫神誥的主要人物，並且三十一卷上清經是楊羲自魏華存之子處所得，再由楊羲轉授許謚、許翺依法修持，所以在後世道教徒眼中，楊羲的地位自然高於許謚、許翺。因而元劉大彬《茅山志》卷十以魏華存為上清經派第一代太師，楊羲為第二代玄師，許謚為第三代真師，許翺為第四代宗師。許謚年紀及官位，都高過楊羲，而在道教中的地位，則比楊羲為低，道徒都稱楊、許，而不稱許、楊，其道理在於上清經是由楊傳予許，而不是許傳予楊。◎

¹ 見《正統道藏》洞真部本文類荒字號，新文豐刊本第一冊頁786。

² 《正統道藏》洞真部記傳類翔字號，新文豐刊本第九冊頁90。

³ 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安字號，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五冊頁59。

⁴ 李養正：〈楊羲與上清大洞真經〉，北京：《中國道教》，1987年，第4期。

⁵ 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安字號，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五冊頁85。

⁶ 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安字號，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五冊頁91。